

論寮國的戰局與政局

羅石圃

最近五年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寮越共軍，突於今年九月初旬開始，節節敗退。使永珍皇家部隊捷報頻傳，幾已將北越軍全部逐出寮境，寮共武裝亦被驅回桑怒老巢。對寮國政府軍的轉敗為勝，記者或形容為若有神兵相助，或指出美國有三萬僱傭兵參戰。永珍官方則認為北越部隊乃由於聞胡志明死訊，不得不自動撤回。其內情究竟如何？由於戰局的變化，對今後寮國的政局將發生如何的影響？這將是舉世所關心的問題。

一 寮國政府軍何以能反敗為勝

戰爭，在獨立以來的寮國人民心目中有如兒戲，由皇家軍和寮共刀兵相見，一變而為皇家軍自相攻擊，分裂為右派與中立軍。從永珍撕殺到瓦瓶平原，使中立軍既不能立足，自然也无法站穩中間立場而不得向左依靠寮共，因而演成了左中聯合向右派進軍。但曾幾何時？左、中雙方又化友為敵，在刀兵相向兩面遭打的情勢下；中立派內部又一分為二，自相殘殺，形成親左親右兩派（註一），從此由鼎足三分，變為四分五裂。隆隆的砲聲，嗡嗡的飛機聲與轟轟的炸彈聲，以及「抗美援朝」和「反共愛國」各種相反的宣傳號召，已使老百姓難分皂白，終於充耳不聞。

不過一向置身於世外桃源，有懷葛遺民之稱的寮人，也由多年來的經驗積累，以季候可以判斷出敵對雙方的攻防勝負。當旱季開始，五穀登場的時候，照例北越軍會挾着寮共武裝攻略政府軍的防地，雖然有時打着中立軍的旗號，也祇是左派的傀儡，所以他們要預先將糧食隱藏，以免橫遭掠奪。到雨季的時候，由飛機掩護反攻的，必然是皇家部隊。這些部隊對老百姓，是予而不取，各村莊將會得到一些美援救濟物資，更可能從寮共形容為豺獐可怕的美國人手中，得到一些煙酒糖菓等新奇而可愛的食品，所以大家不了解「愛國」何以要「抗美援朝」？至於掠奪去他們糧食和奴役人民的共產黨，的確是應該反抗，可惜皇家軍與共黨部隊你去我來，使他們對共黨雖飲恨但不敢明抗。而守衛的民兵，也祇得預備紅白兩種臂章，以便適應左右兩派部隊勝

負不定的局面隨時更換。

近幾年來，若干地區的寮人，對政府軍頗感失望。因為他們往往在旱季敗退後，到雨季並未能反攻回來。誰知到今年雨季，寮越共軍更打破了退守的慣例，發動了一連串的攻勢，由桑怒一直進攻到瓦瓶平原，使戰略要地的猛綏，和中立軍總部所在地的旺永，都先後被寮越共軍所囊括，連皇都鑾巴拉邦都在共軍包圍之中。使老百姓對政府軍已失去了收復失土的信心，遂不得不忍淚拋棄家園，向永珍方面逃亡轉徙。這是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定以來，政府軍所遭遇的空前慘敗。能否穩定戰局已成問題？至於反守為攻，一般認為在短期內無此可能。

但在旱季開始的九月初旬，政府軍突然捷報頻傳，先是收復豐沙旺、康開、班班、川壙各重要據點，再沿十九號公路而西上，掃蕩沿公路兩旁的共軍據點，一路摧枯拉朽，以破竹之勢，至十月初，已收復本年六月間寮越共軍不惜慘重犧牲攻佔的猛綏、旺永，在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幾將五年來的失地全部收復。寮國政府軍在新敗之後，何以能扭轉戰局——反敗為勝？當然我們要聽記者的報導和永珍政府的聲明。

二 北越軍自動撤退與被驅逐的爭論

首先報導寮國政府軍勝利消息的，是八月七日的英文曼谷郵報。其內容是：「泰方獲悉胡志明逝世消息傳出後數小時，駐於寮國芒拉森區、芒拉甫區、芒龍北德區的北越部隊，立即撤回北越，同時佔據寮南各地的巴特寮部

隊，亦紛紛撤回桑怒老巢。寮政府對此正在調查，預料永珍方面將有聲明發表」。至九月十八日，泛亞社駐永珍記者始發出報導此一戰役的電訊稱：在美方支持下的寮國政府，兩週來以秘密迅速行動展開突擊進攻，已奪回瓦瓶平原向中部胡志明小徑全面推進，沿途未遇堅強抵抗。寮方人士已證實兩週內幾收復五年來所有失地，並透露美機在此兩週期間，每天平均出動三百五十架次。

但據九月廿日美聯社駐永珍記者根據有資格人士的透露：寮國政府軍在十七日掃蕩瓦瓶平原四週時，已遭遇到共軍猛烈抵抗，造成相當慘重的損失。關於寮中、寮北的戰況，永珍官方則守口如瓶。由該等地區難民大量湧出，可以窺知戰鬥正在激烈進行。廿一日泛亞社東京電則稱：從消息靈通人士獲悉：寮越共軍近來一再敗北，乃由於寮境有一支三萬人的美國僱傭兵參加作戰。

永珍政府公開宣佈此次戰況，遲至九月廿四日始由溥瑪總理答覆記者詢問，鄭重否認美國軍事人員參戰，轟炸任務亦完全由寮國空軍執行，但承認曾邀請美機擔任偵察，至遭到地面攻擊時的報復行動，自屬在所難免。接着於廿七日，又在永珍招待記者報告戰情：除重申美軍未參戰外，更否認有泰軍參加此一戰役。並分析造成錯誤報導的原因，乃由於未能邀記者隨軍或赴戰地採訪，以致新聞來源，多半出自難民口中。在報告戰果時，宣稱曾攻佔敵人械彈儲藏庫，鹵獲了足供一師人三年作戰的鎗砲彈藥。(註二)當他招待記者後的第二天，寮國第五軍區司令艾貝則聲稱越共軍係自動撤退，且指撤退原因，不外⊖缺糧；⊖胡志明死後政策改變。(註三)

根據上列資料，我們發現不僅記者對越寮共軍撤退原因報導，與寮國政府所公佈的大相背謬；單就永珍官方所宣佈的，也是各執一詞，互相矛盾。究竟寮軍收復失地，是由於越共部隊的自動撤退？還是因為無法抵禦寮軍的攻擊？溥瑪總理所透露的是出於戰爭；艾貝將軍則明白宣稱是敵人自動撤退。這是問題之一。造成寮軍勝利的，是寮軍單獨作戰？或有美軍協同進攻？協同作戰的美軍，是祇限於空中轟炸？還是兼有地面部隊參加？記者根據難民或永珍有資格人士透露所作的報導，又與溥瑪總理公開宣稱的大相背謬。這是問題之二。不過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不同的報導中，判斷出問題的正確答案。

三 美軍空中支援反攻的可能性最大

越共部隊有無自動撤出寮境的可能？依據艾貝將軍所指出的：如果確屬軍糧缺乏，自然祇有自動撤回。可是時值九月，這一地區正是稻穀收割時期，所以每年旱季開始，寮越共軍便展開攻勢，正由於秋收時期，到處都有糧食可以掠奪。在此時此地，認為越共軍因缺糧而自動撤退，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其次他所謂胡志明死後政策改變，當然是指河內決定放棄戰爭。但它派兵侵入寮境的目的：一在保護補給越南戰場經過寮境的胡志明小徑；一在協助寮共擴展地盤。斷沒有當越戰正在激烈進行時，先行自動撤守此一戰場補給線附近據點的道理，而對寮共於兩月前不惜重大犧牲所奪得的猛綏、旺永，更先放棄其後路川壙、康開，使其守軍歸路斷絕，孤立無援。縱使河內政策改變而決定暫時放棄戰爭，其撤退也決不致如此自亂步驟。

再從溥瑪總理所宣佈的戰果看：在敵人械彈庫中曾鹵獲數以噸計的彈藥，幾千尊大砲與迫擊砲，幾千枝機槍、步槍……亦可證明越共決非自動撤退，否則縱使無法將此大批武器彈藥撤走，亦必加以毀壞爆破；斷不會留以資敵。這不僅顯示越共軍乃在作戰失敗時倉惶逃竄，且可看出寮政府軍攻擊的凌厲乃出於敵人意料外而猝不及防。何以能與兩個月前猛綏戰役時強弱互異？這就使人不能不相信得自美方的支援。

美軍對寮軍的空中支援，已成爲公開的祕密，永珍和華盛頓也並不諱言。(註四)但這次美國空軍的助戰並不尋常，據九月二日合衆社引述西貢盟軍人士稱：「美軍B五二轟炸機幾個編隊，最近空襲寮共區，引起百餘次的大爆炸。這可能是美機停炸北越以來，對共軍所給予的最大打擊」。又據該社九月廿八日報導：「從西貢盟軍方面獲悉：美機協助寮軍進攻猛綏，曾進行自寮戰以來最激烈的毀滅性襲擊——對數營共軍加以不斷的轟炸與掃射，估計死亡的共軍人數已超過千人。而美機在寮國損失的數字——從直昇機到噴射機，在十一個月來，也超過了二百五十架」。這已不難看出此一戰役，美國空軍支援情況的一般。

寮國地形，多是高山深谷，大兵團運動交通補給極其艱難，尤其這次作戰地區，僅有的幾條公路，又都被寮越共軍所切斷，所以空運補給支援，對

戰爭勝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此次寮國政府軍反攻得手，美軍的空運補給，也可能發揮了相當的效果。早在八月二十日，美國駐寮大使館即宣稱：「有運送糧食藥品接濟邊地村民的美機在桑洞森林撞毀，機上有十二名泰人及兩名美國人。永珍和曼谷官方都不能肯定失事的美機是一架或兩架？」（註五）這可能是爲寮軍運送補給品而被共軍所擊毀，也顯示此一戰役，早在八月間便已開始部署。

至於美方有沒有地面部隊參加？我們認爲這種可能性很小。因爲溥瑪政府既不敢引外軍助戰使北平河內有派兵侵入寮境的藉口；而白宮因遭受國內反戰份子的壓力，正苦於無法在越南戰場早日撤出美國部隊，安有再裹入寮國地面戰爭的勇氣？可能記者們對美國三萬僱傭兵在寮助戰的報導，是指寮國苗將萬寶將軍所屬的特種部隊，其中或有美泰技術顧問。由於戰地消息封鎖，記者在無法實地採訪的情況下，以致有此誤傳的報導而淆惑聽聞。

四 發人深省的蘇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寮國政府軍的行動，蘇俄始終未表示態度。以往，莫斯科一貫主張寮國停戰言和，重組三派聯合政府，因而竭力阻止美軍轟炸寮越共軍的蠢動，但它既無力制止在北平控制下的寮共停止攻擊行動；也就不便開罪永珍強制它不請求美空軍協助阻止寮越共的不斷進攻。至去年底，寮共歡迎蘇俄駐寮大使米寧攜溥瑪致蘇法馮親函飛抵康開，得到的答覆是：「以停止空中轟炸交換停止地面攻擊，俟雙方停戰後，再進行重組聯合政府的和談。」（註六）

米寧返回永珍後，一方面促使溥瑪政府要求美方停止轟炸寮共，另一方面由莫斯科正式對美國提出抗議，指出轟炸寮共區有違一九六二年內瓦保證寮國中立的協議，且聲言此項轟炸行動如不停止，勢將影響巴黎和談。迫使美國不得不中止空襲寮共區。但所換得的是寮共軍全面出擊，其部隊且擁有俄製坦克，使永珍軍方對蘇俄有暗助寮共的懷疑。中共滇寮公路建築工程，在無空防顧慮下進展神速，致寮國對蘇俄大表怨恨，正式要求美方恢復轟炸寮共區。（註七）莫斯科始發現其兩面對好企圖，已反被中寮共所利用。

不過它認爲要使寮共從北平一手控制下而接受它的影響，必先使它放棄

戰爭而加入永珍政府，迫使北越部隊撤離，寮共便無法不放棄戰爭。接着米寧再由永珍赴康開而轉赴河內，顯然是向河內施行撤退入寮部隊的壓力。由五月十日，北越駐寮大使黎文淵於離任所四年後，突然飛返永珍，當晉見寮王並與溥瑪商談後，便在永珍招待記者，聲稱如美軍停止轟炸寮共區，北越部隊即可撤離寮境，寮共亦可參加聯合政府。但以溥瑪要求其先撤軍，後停炸，所以他又匆匆返回河內。（註八）這可能就是河內對蘇俄壓力的反應。

由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蘇俄駐寮大使米寧返回莫斯科渡假又匆匆回到永珍，接着蘇俄外部亞洲局長卡必斯，英國亞太區助理部長華納，美國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先後訪寮，與溥瑪舉行會談並謁見寮王。（註九）溥瑪亦旋即由法國轉赴倫敦訪問，聲稱此行的任務，在要求與蘇俄同爲日內瓦會議主席的英國，出面解決寮國的問題。一般均認爲這是由於蘇俄已迫使河內不得不應允在寮撤軍，但由於停炸問題，須取得美國的同意，且須由英國出面向北平斡旋。溥瑪訪問英倫而未轉赴莫斯科，這顯示蘇俄先已同意。

但至七月三十日，英國指蘇俄不理其採取聯合行動制止北越部隊侵寮的請求。（註十）其所以造成蘇俄態度的突然轉變，自然是由於此一期間，寮越共軍斷然發動攻勢，不惜重大犧牲，使用擁有蘇製坦克、大砲等武器的越共軍，先後攻下戰略要地猛綏、旺永而直逼皇都。猛綏爲中共興建的滇寮公路終點，被寮共攻佔後，即可由此與經桑怒省境通達北越奠邊的十號公路腳接，一向被隔離而不得不分由中越共支援的寮共區豐沙里與桑怒，從此可以形成一個區域，而和雲南連成一氣。旺永是中立軍總部所在地，寮共以它羽翼的中立部隊駐此，收容了所有被打垮的中立軍官兵。

如在此種情況下停戰言和而再組聯合政府，北平既可完全控制寮共，無論在地盤或政府席位上，都形成了三分而有二的優勢。由蘇俄支援的中立部隊所擁戴而出任總理的溥瑪，由於中立軍的變質，在毛俄之間，也將不能不偏向北平。中共自然認定這正是寮國停戰談和的最好時機，當然會同意英國撤退北越入寮部隊的提議，而河內於協助寮共攻下猛綏旺永後撤退其侵寮部隊，正是對毛俄都有交代而兩不辱命。可是莫斯科則插手寮共的企圖未遂，反而喪失了對永珍的影響力，無怪乎它在此時不理英國的請求，也就是要另謀改變寮局的策略。蘇俄對美國空中協助寮軍反攻行動的異常膩軟，可能它先

已同意此次的聯合進攻。所以當寮國反攻行動開始前，蘇俄駐寮大使米寧即於九月二日返國渡假，以便置身事外而避免嫌疑。

五 將由戰爭進入和談階段

寮國的戰局至十月中旬已形成偃旗息鼓的狀態，負國家重責的溥瑪總理，藉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名義訪問曼谷、東京、而與華盛頓作一連串的商談後又轉赴巴黎，這表示他對國內戰局的穩定已有相當把握，在繼續為政局的穩定而謀求國際支援。他反對由巴黎和談解決寮國問題，更慨嘆曾希望與他同父異母的弟弟蘇法努馮直接談判而未遂。（註十一）至於重開日內瓦會議，其中很多國家與寮國漠不相干。可能他在謀求與寮局有關國家共同商談寮國的和平問題，其結果仍不外重組三派聯合政府。

當越共軍替寮共一舉攻佔了猛綏、旺永時，北平有意停戰和談但為莫斯科所不許；而今寮國政府軍在收復了此兩重鎮以外，又克復了川壩、康開等所有失地，蘇俄雖樂於在此種情勢下停戰談判，北平是否同意？這應該是對寮國政局具有決定性的問題。如果大家不否認河內主戰派是以北平態度馬首是瞻，我們不防先看河內最近對寮國局勢的意見。據十月十二日北越「人民日報」指稱：寮國問題，應依據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議，在無任何外國干預下進行解決，並要求美國放棄「長期對付寮國的陰謀」。（註十二）此項意見，是在慶祝共黨所宣佈的寮國獨立廿四週年紀念的社論所指出，通常這一類的社論都是具有政策性的。

雖然這篇社論中，也提到「美國如不願放棄他長期的對付寮國的陰謀，寮國人民的未來是一次激烈的戰鬥」，但較之以往提到寮國問題的文章，火藥氣味顯然淡薄得多。可見河內目前並未準備再大舉為寮共反攻，乃主張由寮國三派自行談判解決。當然，它侵入寮國的部隊已被寮國政府軍驅逐得倉惶撤出，自然也要在和談席上迫走美國在寮人員。因此，今後寮國的和談可能重開，問題是如何分配三派部隊的駐地？又如何分配聯合政府的席位？這都是關係着北平和莫斯科對寮國的爭奪，也關連着美國對越戰的問題，泰國更是安危所繫。可以說寮國的局勢，和比戰難。

也許有人認為中共是堅決主張各國共黨採取武裝暴力路線，勢難同意寮

共放棄戰爭而轉向和談。殊不知中共在寮國所進行的戰爭，是「大戰小打」——雖然它所部署的以寮北為基地支援各國共黨的戰爭，其範圍直接包括寮、緬、泰、柬，間接包括星、馬，但它並不準備以鯨吞的方式，而是採取蠶食與蟻蛀的策略。（註十三）如果使用和談能迫使對方的外國援軍撤退，又何妨暫時偃旗息鼓，使戰爭的火頭轉到戰場另一端的外國國家。越南戰爭正由於河內沒有把握住「大戰小打」的原則，以致引來了美國參戰而變為大戰，迫使它不能不要求蘇俄接濟而分去了對北越的領導權，本此教訓，它祇要能逼美方撒手不管，又何妨從事和談。美國一去而不能重來，它則隨時隨地都可以契入而重燃戰火。

六 中立軍變質所造成和談難題

談判寮國問題，無論是由有關國家共同商討，或是由溥瑪政府與寮共自行商談，都不能撇開日內瓦協議所作的各項規定。其中如外國軍隊須在規定時間內完全撤出，當年美國曾在六十天限期內撤走其全部在寮六六四人及裝備，但所換得的，是中越共撤去兩卡車醫護技術人員。今天美國已協助寮國政府軍將越共趕走，祇要和談重開，首先提出的，可能便是美軍全部撤出寮國的問題。寮國政府軍的王牌部隊——苗將萬寶將軍所率領的勁旅，連年來東征西剿，出入敵後，多是倚賴美軍空中補給，一旦失去美國的空中支援，這支部隊便難以進入敵後，寮北即將完全被關入鐵幕。

日內瓦協定，規定聯合政府乃由右、中、左三派所組成，三派軍隊也各有劃定的駐地防區，可是當前的中立派部隊已經名存實亡，而另一枝日益擴張的中立部隊，完全是由寮共所蒙養的。中立部隊本是由康立所率的政府軍傘兵團分裂而來。由於他的副手杜安是共黨潛藏份子，康立經不住他的挑撥分化而走上左傾道路，因而將寮共被禁於永珍的兩營人放虎歸山，接着又在永珍發動政變，宣佈中立立場，推倒當時永珍政府，擁護溥瑪組閣，且與寮共並肩對政府軍作戰，接受蘇俄補給。不料當日內瓦協議成立，將其駐地分割在瓦瓶平原左右兩派部隊中間時，杜安率領一部份官兵叛變，寮共公然派兵支援杜安對他攻擊，甚至令他遇刺受傷，從此中左兩派形成水火。

由於溥瑪總理是由中立部隊所支持，中立派在永珍政府也佔有相當席位

，使右派軍隊經常支援中立軍抵禦共黨的進攻。可是這一枝部隊內部情形極其複雜，由於官兵先前都是寮族中的卡人，勇敢有餘，機智不足，很容易受到別人的蠱惑，寮共潛伏份子針對他們的缺點而挑撥離間，所以經常鬧分裂。至一九六六年，中立部隊沙利文和宋順沙曼兩上校，乘康立在泰國養病的機會，宣佈推翻康立。為挽救日益削弱的實力，乃招兵買馬，其兵員也不限於寮族卡人，苗人和其他山地人也可加入，寮共份子更得以乘機滲透。不過兵力雖號稱一萬二千，但實有人數不過一半。（註十四）

在寮共區的杜安中立部隊，其實力則逐漸增大，已號稱二萬人。這由於先前劃給中立部隊的防地，如康開、川壙、猛信以及豐沙里省區內的若干地區，都在近五年來先後被寮越共軍所攻下，中立部隊的敗兵都由杜安所屬的部隊所收容，其實若干親政府的中立軍官兵，在每次戰役前便已由寮共以杜安部隊的名義先行溝通，因此一經接戰，即倒戈相向，而寮共所佔據的中立軍防地，仍是以杜安的中立軍名義駐守。

猛綏和旺永，是中立軍所剩的最後兩大駐地，而旺永又是它的總部所在地。當今年六月間寮越共軍向這兩地進攻時，一般均認為猛綏是戰略要地，永珍政府必派有重兵固守，誰知中立軍堅決不許右派軍駐防，等失陷後再派兵增援，但為時已晚，以致中立軍總部也被打垮，失散官兵，又被納入了杜安的中立軍，今後再由三派部隊恢復原劃分的防區時，誰是中立軍？如果論實力而由杜安部接收中立軍原防區，則寮共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何況牽涉到中立派在聯合政府的席位，及溥瑪本人的立場。沒有武裝實力，中立派即難以立足；依靠杜安的武裝實力，則祇有聽從共黨擺佈，這又是和談最大的難題。

七 結論

蘇俄所藉以插手寮國事務的，最初是靠它與寮共的關係，以後加上它對中立部隊的補給支援而支持出溥瑪主持永珍政府，但也使它在寮共退出永珍政府以後不得不偏向永珍。北平乃乘機以推行「文化大革命」為名，大力整肅寮共中的親俄與民族派，（註十五）甚至蘇法努馮的愛子留俄歸來，亦不免以「蘇修反動派」的罪名而處死。（註十六）可見北平對寮共控制的嚴密，

使蘇俄唯有透過它在河內的影響力以撤出北越部隊來迫使寮共停戰言和。可是越共在準備撤退之前，先聽從北平的指示攻下猛綏與旺永，雖然不久又被政府軍收復，可是中立軍總部被攻垮後，其部隊已大部份被左派中立軍所吞噬，在政治談判上，造成北平的形勢壓倒了蘇俄，縱使越共部隊遵從蘇俄意見暫不入寮，蘇俄已經棋輸一着。

北平可能並不反對當前寮國的問題付諸和談，但在和談席上縱使美俄聯合一致，也無法在日內瓦協議的基礎上恢復到當年三派的平衡態勢，所以和談也不過是使戰爭的期間向後拖延。這種拖延，對永珍是絕對有害的，因為美軍撤出此一地區的時間一天比一天迫近，再展後，便將失去了美軍的空中支援。當然，蘇俄已形成了與中共拚命爭奪東南亞的態勢，對寮國這一被中共部署為與越共匯合輸出戰爭的港口，雖然它從河內堵住了一條戰爭輸出路線，但對中共挾寮共所輸出的戰爭，當美軍撤退後，便祇有挺身而出，與中共在此短兵相接。可是不論誰勝誰負，對寮國終不免人為刀俎，其貽禍且不止寮國而已！

註（一）（十五）：請參閱本刊六卷二期拙著「寮國政情的演變與展望」

註（二）：見本年十月廿七日美聯社永珍電

註（三）：見本年十月廿八日泛亞社曼谷電

註（四）：溥瑪總理承認美機為寮軍擔任偵察已見上文。據路透社本年十月七日華盛頓電：「尼克森在上的新聞談話中，否認美國戰鬥部隊在寮作戰，但承認美機則不斷轟炸寮境北越軍的棧道，並對寮政府軍作空中掩護」。

註（五）：見合眾社永珍五十八年八月廿日電

註（六）（七）：請參閱本刊八卷八期拙著「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

註（八）：見泛亞社曼谷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電

註（九）（十四）：見泛亞社五十八年七月五日永珍航訊

註（十）：見美聯社五十八年七月卅日倫敦電

註（十一）：見合眾社五十八年十月廿三日巴黎電

註（十二）：見泛亞社五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東京電

註（十三）：請參閱本刊八卷十一期拙著「匪俄對東南亞的爭奪」

註（十六）：見五十七年九月六日美聯社永珍電